

过程

石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这是人生中谁也无法逾越的过程，这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过程，这是人生中最难认知的过程。这是人生中痛苦磨炼的过程。极力地去超越或者加速这个过程，进度是徒劳的、失败的，即便你在某一个时段跨越了或者是加速了，但终究还得会回过头来再补上这一课，而补课的这个过程会更加痛苦。

谁要是破坏了这个过程，谁就必然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过

石丹
著

程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程 / 石丹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 - 7 - 215 - 08497 - 1

I. ①过…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777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68)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公安厅文印中心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 - 10 000 册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6.00 元

这是人生中谁也无法逾越的过程，这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过程，这是人生中艰难认知的过程，这是人生中痛苦磨炼的过程。极力地去超越或者加速这个过程的进度是徒劳的、失败的，即便你在某一个时段跨越了或者是加速了，但终究还得会回过头来再补上这一课，而补课的这个过程会更加痛苦。

谁要是破坏了这个过程，谁就必然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谨将此书献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

作者题记



“50后”自画像

(代序)

南豫见

读《过程》是一种享受。作者的睿智、诙谐、幽默、弥漫在十四万字左右的篇幅里,如珍珠抛洒,熠熠生辉。

其实,作者不经意间时尚了一回,过了把新潮瘾。从2009年起,“国刊”《人民文学》出了一种新文体:非虚构小说。开山之作《梁庄》,出自南阳籍青年评论家梁鸿之手,闪亮登场后,风生水起,好评如潮,很快由文学圈,递进社会各界,被广泛接受。这种文体是小说,又是非虚构的;非虚构的作品,又称小说。乍一看似是而非,令人不解,心生困惑。其实,倡导者用心良苦。真实虚构,虚构真实。旨在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大众,更加贴近人心,更加贴近人性的本质。从而抵达社会的核心,触动最敏感的社会神经,引起共感共动。委实而言,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启自作者数十年的生活回忆,又揉入精致的艺术加工与审美提升。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比真实更真实,比真实更完美,比真实更艺术。作者没读过《梁庄》,但又不谋而合,从《梁庄》到《过程》,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高品质的作家,艺术见解趋同。

读《过程》,仿佛是听作者聊天,坊间里弄,官员百姓,礼俗杂要,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天上地下,都在谈笑中。或娓娓道来,或



2 过 程

慷慨激昂，或热血沸腾，或愤然发指，或拍案而起。作者用机智的表达，操纵着你的神经，让你时而心口发紧，时而灵魂悸动，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扼腕感喟，时而一声叹息。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摸准了受众的兴奋点。而这些兴奋点，是源于生活的细节，是经过沉淀、开掘、打捞，再经过艺术提纯，升华过的生活精粹。诸如作品中的“吃奶”、“谎言”、“小老鼠与生理卫生”、“独生子女”、“年龄橡皮筋”等等。在这里，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段幽默，一则传说……都可以一斑窥豹，毕现事物真相，准确把握时代风貌与精神命脉。

作者将这些珍藏几十年的“生活精粹”展示出来，华光四射，璀璨夺目，连缀成一件艺术品。开始，我曾把它比喻为鲜花“一串红”，后来我又觉得准确的比喻，应该是一棵树。从豫西逶迤的山水间破土而出，伸枝展叶，渐次粗壮，葳蕤起来。

十年树木。有着数十道曲折年轮的树，当然是一株参天大树，华冠如云，巍然挺拔。在北欧神话中，有一种叫伊格德拉西尔大树，又称世界树。它连接着天与地，它枝蔓叶摇，沙沙作响。它每片抖动的叶子，都是一句对生活评判的轻言絮语；它每条枝干与根须都记录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而这一切，都是《过程》中原汁原味的“生活精粹”。

我长作者五岁，都是“50后”，几十年共乘一辆时代列车，颠簸前行。或沐浴阳光，或领略春风，或承受拥挤，或遭遇不测。作者经历的，我都有感知，是“50后”共同的感知。《过程》是“50后”共同经历的过程。

作品中一行行文字，涓涓汨汨，源自作者的血脉，也是“50后”的集体记忆。《过程》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50后”的自画像。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能唤起一代人的共鸣，并为这代人画像，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与高度了。祝贺作者。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印记	1
第二章	我要吃奶	9
第三章	谎言	15
第四章	红领巾	22
第五章	我要读书[上]	28
第六章	我要读书[下]	37
第七章	小老鼠和生理卫生	45
第八章	毕业生	52
第九章	知识青年	58
第十章	招工	68
第十一章	文凭	77
第十二章	独生子女	85
第十三章	后备干部	95
第十四章	下海	102
第十五章	年龄变成了橡皮筋	112
第十六章	途中的公主	119
第十七章	收藏的收藏	130
第十八章	重用	141
第十九章	风生水起	153



2 过 程

第二十章 忧患..... 170

第二十一章 环形跑道..... 180





第一章 印 记

我生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爸爸得到我出生消息，这个初为人父的小伙子便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健步如飞一溜小跑地往医院奔去。

当他看着我的母亲一脸倦意地正歪躺在妇产科的小铁床上臂弯里搂护着一个粉红色的婴儿时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不是说明天嘛怎么这家伙可提前到今天来了。接着他像解小包袱似的打开了裹婴布使我再一次地大白于天下，在检查完我的前面确认长了一个小鸡鸡是男的之后，才反转过来发现我后面的屁股上还带了一块毛茸茸的大黑记。

老爸不禁勃然大怒说，你这个家伙还不想来哩，咱们老街可是一片晴朗朗的天啊。

虽说我没有当时的记忆，但很久很久以后，我终于依稀感觉我出生的那天老街确实是既晴朗又明亮，那片晴朗和明亮使我这双黑油油的小眼睛好久好久才能睁开，好久好久才能慢慢地适应和观察这个注定要接纳我的世界。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关系这个词就成了我一生中摆脱不去的网。在我还未有出生之前，我的爸爸只能是叫贾华，但是现在我和那个刚刚还叫贾华的人就为父子关系，在老街这个世界同样和我有直接关系那就是还有我妈妈、我奶奶。其他的关系，诸如朋



友、同学、工作、组织、上下级、利益和敌对等那则是我今后人生网络的扩大和延续。

我落脚的这个地方，我睁开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叫老街。

老街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城，而这座古城的前身据考古学家们说还是春秋时期的一个什么小国始都。清澈甘甜的丹水从秦岭山脉弯弯曲曲地越来越宽阔地越来越浩荡地亲近老街，它自城西北角一直环绕到城墙的东南角才依依不舍地再向下游走去。

老街的城门高大，街道宽阔，商铺比邻，庙宇众多。在整体属于明清式的建筑群里城南还夹杂了一座尖顶的西洋式塔楼叫福音堂，那是清末时期因软弱而卖国因卖国而被迫开放的结果。潮湿厚重的城墙环绕着东西南北方正正四条主街以及纵横交叉的数十条巷道，就像一座大大而又复杂的迷宫。在这里，无论是大街还是小街，凡属公众的通道它的路面都是用大青石条铺就的，往往一到了秋风扫落叶的季节，就会有枯黄的树叶子很规律地在大街上随风滑动着，并打着旋转最后凝聚成一团。由于老街是一个水旱码头，南来北往的匆匆过客和负重的车轮就把那些青石条磨出了深深的印记，尤其是从西关的水岸码头到东关的城门驿道出口这一段的石面上，那两条车辙足有半尺来宽三分来厚。后来，我们老街的孩子们学骑自行车的技术过不过关的考验，就是看他能不能沿着车辙从西关顺顺当地走到东关的城门外。老街的中心是大十字街，各家商店的门面都围绕着大十字街正中央的一株大古槐。据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记忆说是，现在的老街人都是移民，这棵三人环抱的大槐树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劈上的一枝。

作为一种延续，我和我们那一代的孩子们从此就与这个老街有了关系，就被称或自称做老街人。至于那些土著的老街人，历史学家们说，他们都在石条路的下面，那不叫老街而是始都城。

实际上，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孩子才是新老街的第一



代红苗子。因为，在当时的领导层和占据着老街各个部门重要岗位的人大多都是南下干部和外地分配到这里的学生，他们层次不同，经历有别，生活习惯各异，甚至于连口音也是南腔北调。我们有位书记大叔到临终别离老街时，大家对他的语言表达也就只听懂了百分之七八十。但到了我们这一代，那就是各个方面基本上才真正地来了个大一统。

为了纪念那个对我们贾家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这一天，我爸爸就给我起名叫贾鸣。那意思是再也明白不过了，他是真心地感谢老街的大鸣大放和大自由。

从此以后在老街，比我小的叫我大鸣，比我大的叫我小鸣，和我最亲近的叫我鸣鸣，而从农村里来的奶奶则叫我鸣娃儿。在一定的时间段里，老街的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爱大声哭而且一哭起来就没个头，还爱流鼻涕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开裆裤里面时常露出块大黑痣的小男孩。

奶奶心存疑虑地趁我爸妈不在的一天晚上，曾偷偷地把我抱到西关的瞎老婆那里。

这个瞎老婆天生失明，别看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什么是色彩，不知道什么叫形状，但她能听声音会算命，而且判断很准。她还有一双灵巧、细腻而又敏感的手，也全凭了这样的一双手去征服了外面的世界。这双手能幻变成自己的眼睛去感知所触摸的一切。老街的和老街以外的，只要是心存疑虑的，或是志存高远的人们都会来找她。大家谈论起这双手都会说，那可是一双有思想有感情知冷热的手。早年一些财大气粗的公子哥们和商贾游客，往往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悄悄地钻进院来让这双手在自己的身上游走一回甜蜜地体验一把。轮到给我算命的时候，瞎老婆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太婆。她铅华洗尽一心向佛，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早晚对观音坐像点燃一炷青香。即便是给人摸骨算命那也是偷偷地转入地下作业，她青天白日的职业是专卖狗皮膏药。



那天月黑风高，鸡犬安宁，只有蟋蟀在墙壁的角落里一声高一声低一声近一声远地唱着跳着，黑暗中的老街竟然也是没有一个人走动徘徊。这俩老婆婆在昏暗煤油灯的映照下变成了四个飘乎乎的精灵，她们让我赤裸裸地躺在一张红木条案上，口中念念有词，并非常专注地研究着我屁股上的那个大黑记，两对老手又不断地把我翻来覆去好一番折腾。

瞎老婆掐指算算还烧了一张黄表纸，最后她满脸痛苦相地对我奶奶小声叹息地说，这娃儿啊，一辈子啊，是真难啊。

我奶奶沉闷了半天才自解自劝地找一句对上说，这娃儿有记，起码儿是好认。

确实，在老街我们五十年代那一批出生的孩子大多都有一个纪念性意义的名字。比如援朝啦、鸣放啦、卫星啦、跃进啦、超美啦、红旗啦、三面啦、规划啦、炼啦、钢啦和建社啦等等。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在我们老街就开始行走着一批带强烈政治色彩印记的老街后代。

当时的老街不大，而且干部和双职工的家庭更不多见，所以，我们这一批带政治色彩名字的新老街孩子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亮点。走在街上都有人喊名，干点什么也就很快会传给家长，只要是俩男孩在打架，恐怕战斗还未结束就会被赶来的爸妈揍上一顿，然后各自扯着各自的儿子拉回家。

当时文化馆那个爱走街串巷收集民间传说和文物的老张叔就是一个见证人。他的记忆力是特别的好，不仅能讲老街遥远的历史，而且还能如数家珍般准确地报出我们这一代每个孩子们的名姓和出生日期，这让后来想称之为名人的李钢娃一见到他就没了脾气，因为他小时候爱尿床，所以外号就叫尿床大王。

我从小就有一个爱面子好较劲的毛病，只要不顺耳就双手搭到人家的肩膀上搂抱着摔跤。那时我们老街的男孩子们都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矩，俩人摔跟头只要有一方倒地就算认输。谁也没有想到卫星这家伙从小就不按常规出牌，有回我把他按倒在地后就放开双手得意洋洋地站起来正在四下寻找掌声享受成就感，哪知道这家伙一张口就紧紧地咬住了我的无名指，等到大人们慌慌张张地拉开时，后果已经是很严重了，我记得指关节流出的不是红色的血水，而是挤出了一股稠粘的白液体。自此，我无名指的那一节就变得和其他不一样并且还有了个终生不灭的牙齿印。

老街有句话叫三岁看大。现在回过头来再对比一下我们的照片和言行，那可是一点都不假。不仅我们的相貌变化不大，就连我们的个性也都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比如跃进，从小就说话快，嘟嘟嘟嘟地像打机关枪，语速快不说，更主要的是好像舌头短半截口齿不灵利四声难判断，谁都听不清他讲的原生态词究竟是什么，让人对面半天只能听个大概。也就是这个糊里糊涂的特点帮了他人生过程中几个关键环节的大忙，凡是遇到面试一律是顺利过关，原因似乎很简单，并不是跃进答的正确或语言表达能力超强，而是因为那些所谓的专家们都爱面子，听不清的都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没听明白或是没有听懂，也都只好糊里糊涂地按正确答案来对待。后来，大概他遇到的上级也都看出了这个特点，只要是遇到谈判或者汇报麻烦一点的工作都是推他上前。而且结果都很好，因为你听不清他说的话他可很明白你的意思，往往只几个回合下来就会让跃进抓住把柄，或变被动为主动或叫对方束手无策，弄得只要是打过一回交道的人再一看见跃进就连忙与他握手道别。跃进真是一个好的说客，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谁也听不明白他讲的道理。听说轮到他儿子考托福听力没过关时，跃进老婆曾愤愤不平地发毒誓说，等到咱们中国强大了，等到咱们汉语成世界流行语了，就坚决建议咱们政府一定要用俺家老公的讲话录音当六级听力测试，看看不难死那些洋娃子们才叫怪。据说跃进听后很得意，并文绉绉地说了一句，知吾者，吾之老婆子也。



超美则是一个另类。按说她老爸长得五短三粗，她妈也长得不怎端正，可令人不解的是她全面继承了父母亲的所有优点，是一个美的组合，特别是那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往哪儿一站都是亮点。不过，这个美既给她的人生带来了喜，同样也带来了悲。

我出生那天，《老街报》登载了一篇未署名的编者文章说，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名士尤其是会写文章的才人可以畅所欲言地大鸣大放向组织提意见。用后来革命群众批斗我爸爸的话说，当时他老人家正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文化馆的办公室里，面无表情在韬光养晦地画一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

也就是在后来的那个批斗会上，人们才第一次地发现，在老街真正有水平的并不是文人而是文盲，因为文盲凭感觉比文人凭理性来判断政治形势要准确得多，对运动的态度要鲜明得多，大批判的语言要生动得多，从而所表达出来的水平远比文化人还要高超得多，他们才是老街每次伟大运动的真正干将。这也是老街以后多次批斗会的第一场彩排。

据妈妈说，斗争我爸爸的会场就设在文化馆临街的一进大四合院里。她老人家是抱着我偷偷地躲在人群后面看别人在如何地斗争自己的丈夫，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奶着我。当批斗会进入高潮，就在那个通讯员刚刚振臂高呼口号带动共鸣的静场时，却被另一种更大的声音给压倒了。那是我愤怒的哭喊声，因为婴儿时期的我本来正百无干扰很惬意地吃着奶打算舒舒服服地睡自己的觉，但突然间感到从妈妈的乳房里面再也供应不出奶水了，让我的幸福戛然而止。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就自然而然地断了奶，再也吮吸不到母亲那甘甜的乳汁了。听说，当时全场的焦点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的哭声和妈妈的泪脸上，人们愣怔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反映。好像当时的老街还比较有点人性化，大家看到流泪的母亲和大哭的孩子都有点于心不忍或者说是兴趣顿无，紧接着天上又下



起了不大不小的雨，好像还夹杂着些许冰雹。所以，那个批斗会也就自然而然地散了场。

但是，结果还是有的。我爸成了坏分子，而这个通信员在狂批了馆长之后就被迅猛发展为党员，接着又很快地被提拔成为一名乡长去砍树大炼钢铁。为了纪念成为老街的钢铁元帅，这位新乡长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起名叫超美。也就是说，他要站在老街这个地方立志替伟大的祖国赶上英国超过美国，用实际行动气死这帮子老爱欺负人的帝国主义者。很多年以后他说过一句在老街流传甚广的名言：老子文化不高水平高，水平不高斗志高，斗志不高跳得高。

确实，我爸爸当时就扔下画笔拿起钢笔写了一封数千言的意见书直接寄给了县委书记，并注明亲收的字样，而且落款也是真名。就像我后来在一个青风细雨的夏天，踩着铺满绿苔的青砖甬道，走进这所明清建筑的三进四合院里所感受的那样，空气清新，心情舒畅，我的父亲一定是激动地推开了雕花的木窗，透过那爬满古藤的梁架深情地望着远天的白云或者是盘来旋去的飞鸟，长出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之后才真诚地动笔的，他的双眼里还很可能是饱含着关切的泪水。

自此，老贾成了坏分子，老贾的儿子也就成了坏分子的后代，我们整个家庭便笼罩在这片阴影之下一过就是几十年。

这片心理上的阴影也使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痛苦不堪。

时隔二十几年之后，当他老人家手中拿着老街一级组织给平反的红头文件又走到了这个地方时，静静地不吃不喝呆了一天。对这二十几年的空白或委屈，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他对他的儿子说，你爸爸无怨无悔。他儿子不解地问，二十几年，一代人的时间，真不后悔？他老爸说，真不后悔。儿子又问，确实不后悔？他老爸又答，确实不后悔。于是，他的儿子便记住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句至理名言。



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行走在人生旅途的那个难是刻骨铭心的。找不出原因就胡思乱想,我曾经怀疑是屁股上的那块儿黑印记所致,因为它使我很容易在赤条条的天体人流中被辨认出而一把抓出来示众。那块儿黑印记给我增添了无尽的自卑感。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变得白白胖胖的洗完桑拿躺倒在按摩床上时,那个小巧玲珑的按摩女子用莫名的眼神盯着我轻声说,你是个大福大贵之人。

我说,为什么呀?

她伏在我的身上用粉红的香舌舔着我的耳朵悄声说,因为你的屁股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印记。

我说,你啥意思呀?

她说,那可是福啊。

我哭笑不得地连屁股都羞得通红。难道说这片黑黑的印记真的就是我的人生宿命符号?





第二章 我要吃奶

我们这一代很不幸，小时缺奶，也因此而引发终身缺钙。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饥饿感一直都是非常的强烈，什么都想吃什么都能吃也什么都敢吃，无意中培养了一副勇于消化善于消化和乐于消化的好胃口。在我们那一代所谓吃好的概念就是吃得撑胀，就是吃得打嗝，就是吃得松一环裤扣并捎带放一大响屁。

听父母亲讲我开口发的第一个音不是爸也不是妈而是奶。到现在，只要外出开会宾馆的自助早餐上只要有奶，不管是真奶是假奶或者是劣质奶，我都是第一选择，而且还喝得津津有味的一杯一杯又一杯，直让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眨巴眼珠，她心里面肯定怀疑我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原因很简单。妈妈的营养跟不上再加上有气我就没奶吃，就黄皮肤就发育不良就青春期滞后。

黄是我们那一代的基本底色，这茬子男女不是黑黄就是青黄，即便白一点的也还被叫做是蜡黄，没有几个颜色好看的。就是那些女孩子到了该出条子水灵灵的年龄也都还是扁平扁平的性感不起来。我们那些男孩子们大多数都是瘦弱得吊着大裤裆，走起路来你就根本判断不准他的腿在哪儿，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都是骨感子身材。那年月，我们老街对一个人最满意的评价标准就是红白

大胖。

